



五王拳神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神拳王五·····	蕾 原 (1)
梨花仙·····	董均倫、江 源 (6)
洙河岸旁的故事·····	張 蕾 (15)
荷花仙女·····	田玉朋、陈蘭蕙 (20)
王华学木匠·····	原 野 (24)
母亲和儿子·····	王言玉 (27)
二子爭孝·····	叶 楓 (34)
送耳环·····	陈炳熙 (36)
烏龙石和沙龙石·····	周振岳 (43)
三兄弟·····	仲肇臣 (49)

神拳王五

舊 原記

這個故事發生在晚清光緒年間。

在蘇北靠近山東的地方，有一個不大不小的鎮店，叫作高風砦。全鎮約有萬把戶人家，半商半農，周圍三五百里內頗有名聲。這年，正月過去，杏花桃花先後開放，高風砦正逢香火廟會。四鄉的京廣雜貨，土特名產，把高風砦擠得水泄不通。在關市的東南角，有人划開二畝見方的一塊廣場，廣場正中，豎着一杆杏黃旗，旗子中間綉着八個黑色的正體大字：“打遍天下英雄好漢”。旗杆前邊，擺着一列兵刃。上首站着一個四十歲左右的漢子，下首站着兩位十八九歲的年輕姑娘。三個人都是山東打扮，利利索索，一看就是“江湖人物”。那漢子打量四周的觀眾已經圍上有好幾層了，就向前走了幾步，抱了抱拳說：“兄弟名叫李大虎，山東曲阜人，幼年跟着名師學了一身武藝。這幾年來，跑過不少水陸碼頭，也遇見過許多英雄好漢，說句狂話，~~確實~~逢上對手。耳聞貴處是個藏龍臥虎之地，所以斗胆拉起這面杏黃旗。如有不吝指教的師父，朋友，請到場里較量較量……”

李大虎等了一陣，沒有一人進場，就說：“好吧，既然列位抬愛，那麼我們爺三個就要獻丑了。”他扎了扎腰帶，原地打了

一踏“八仙拳”。真是仰如摘月，俯如探海。众人啧啧称赞。接着，李大虎同两位姑娘又练了一套双枪索刀。只见枪去如扎花，刀来如银练。一阵子把大家弄得眼花缭乱，周围的掌声如雷，采声冲天。

正在热闹当中，忽见场子东南角上，人羣自动让出一条路来，迎面走来一人。李大虎一看，便知是“打擂”的来了。他急忙煞住单刀，迎上一步，拱了拱双拳说：“請問兄台尊姓大名？”来人笑道：“我叫王五，土生土长在高风镇。因为自幼喜爱拳棒，所以特来请教！”

李大虎仔細一打量，只見他臉膛枯黃，眼睛細長无光，嘴角略有几根胡須，約有三十开外的年紀。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藍布大褂，拖着鞋。人不出众，衣不惊人。便帶着三分瞧不起的口氣說：“敝人眼里認得朋友，拳脚可認不得朋友！”

王五說：“進得場來，就不怕挨打！”說完順手脫去大褂，提上鞋子，拱拱手說道：“來吧！”李大虎依仗一身工夫，也就大模大樣地迎了上去，先朝王五虛踢了一腳，然後狠狠地打來一拳。誰知王五身子非常輕巧，滴溜一個翻轉，一步繞到李大虎背後，揮手就是一拳。李大虎沒有防備，猛然被他一擊，身子晃了几晃，幾乎跌到。周圍觀眾見王五出手得利，齊聲喝采。李大虎惱羞成怒，就把拿手的“看家拳”使出來了。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拳如流星，腳如閃電，直向王五撲來。王五向后退了三步，眼看要敗。李大虎乘勝打來一拳，眾人不約而同地說了聲“壞了！”誰知王五却不慌不忙，閃身躲過李大虎的飛拳，順手“摳”住他的手腕，只一拉，李大虎撲通摔了一個嘴啃泥。四圍

的观众嘘了一口凉气，
闹堂大笑起来。这时早
激恼了一旁的两位姑
娘。一个拔枪，一个拉
刀，就要动手。李大虎爬
起来连忙拦住道：“算
了，今天逢到这位好汉，
叫咱知道‘人外有人，天
外有天。’王五的工夫不
浅，可称神拳呵！”转身
他又对众人说道：“李大
虎今天败给高风镇了。



不过，我回到山东，还要苦学苦练。三年之后，再来此地相见。”
说罢，扯下杏黄旗，收拾了兵刃，悄悄地离开了高风镇。

提起王五，确是高风镇的老户。他自幼生得就有几分蛮力，打起架来，三个五个的不是他的对手。后来有个外方的道士路过高风镇，看准他根底满好，就住下教了他三年武艺。这一来，王五有了真才实学。可惜这个镇上的人大多是势力眼，看到王五家贫如洗，除非打架，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。

自从王五打败了李大虎以后，英名大震。镇上的王举人同他攀了本家，并给他绣了一个“神拳王五”的红旗，立在他家门前。镇上的豪商巨富，人人争着同他相交。周围三五百里来登门拜访。学习拳脚的络绎不绝。王五有了声望、钱财以后，认为“神拳王五”这面红旗不能表现他的威武，于是就把“神拳王

五”的紅旗換成“拳打山東李大虎，天下英雄第一名”的大黃旗，高高地懸掛在高風鎮上。

轉眼三年的時間過去了。

這天正趕上元宵佳節，天色陰霾，鵝毛般的大雪下了一整天。王五約了王舉人和另外兩個朋友，在一家酒店里吃酒賞雪。酒到興頭，就說起當年拳打李大虎的事情。王舉人說：“屈指算來，已經三度寒暑。記得李大虎臨走之際曾說：‘同鄉苦學苦練，三年後還要再來高風鎮賭個上下。五弟不可不防！’”王五呷了一口酒，哈哈大笑。說道：“他已經知道我的厲害，就是寫張紅帖去請，量他也不敢再來！”

到了酒興正濃的時候，酒保忽然進屋來說：“五爺，外邊有客來訪！”

王舉人把着酒杯問道：“何許人也？”

酒保恭恭敬敬地答道：“不是本地人。”

王五說：“這幾年交了無數朋友，想也想不盡，道也道不完。想必是登門相謝，或是聞名拜訪。”接着把手一揮說：“請他進來喝酒。”王舉人點了點頭，贊同地說：“主雅客來勤。客人一多，除了當地知名人物以外，誰還認得他是張三李四！來！我兩人路上三拳！”於是“独占鰲頭”、“八仙慶壽”的聲音，震得桌上的酒杯都翻了底。

王五猛一抬頭，只見客人已經來到台階。他細細一打量，有些面熟，可是記不起在哪里見過。客人沒等王五開口，便說道：“我是李大虎，難道認不得了？分別之時，約定三年相見。我素來不失信，今日特來領教。”王五一見李大虎站在面前，不覺一楞。正想起身，只見李大虎跨前一步，用一只手按住王五的

前額，說道：“不要客气，請你坐穩吧！”

王舉人和在座的兩位朋友見李大虎突然而來，實在有些吃驚。又看到他舉止傲慢，也有些氣。三人都盼着王五迎面給他一拳，把他打倒。誰知王五身子晃了三晃，沒能站得起來，反而緊頭縮頸，身子矮下半截。都感到十分奇怪。

李大虎端起一杯酒，一仰喝盡。笑道：“士別三日，本應刮目相看。不想王五弟放鬆了工夫，三年來毫無進益……。”接着向四人拱拱手，揚長而去。

王舉人見李大虎突然而來，又突然而去，便向王五問道：“怎麼樣？”只見王五指了指腳下。王舉人低頭一看，“啊”了一聲。原來王五的兩腿已陷入土中半尺多深，連他坐的那把椅子都一塊陷了下去。王五說：“李大虎伸手按我的前額，這一手叫作‘泰山壓頂’，十分厲害。我一看躲之不及，就用盡平生力氣，想把他頂了回去，誰知地下過松，身子連同坐椅，一齊下陷了！”三人聽他一說，大驚失聲。王舉人忙道：“這地上鋪塊磚，下鋪碎石，怎麼是地下過松？”王五嘆了一口長氣說：“李大虎三年中長進很快，我……我已經不是他的對手了！”



（任迂乔 插图）

梨花仙

董均倫、江 源

在离沂山不太远，也不太近的一个庄里，有一个孩子叫满升。满升没有爹也没有娘了，跟着叔叔、婶子过日子，叔叔虽然也有一个儿子，但对满升却很好，婶子就为这个常和叔叔吵架。满升的这个叔伯哥哥，也因为这个，不满意自己的娘。一家人为了满升经常弄得吵吵鬧鬧。

满升长到了十四岁的时候，什么都懂得了。有一天，他对叔叔说道：“叔叔呀！你为我和婶子不知生过多少的气，在我身上也算尽到了心啦，我现在也长大了，我就自己出去挣饭吃吧。”

叔叔听到这孩子的话，低头寻思了，要是不让这孩子走，自己又不能老守在家里，万一自己老婆起了坏心，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，自己怎么对住死去的哥哥和嫂嫂；有心让孩子走吧，这么小的年纪，出门在外的怎么挣饭吃呢？

满升又说道：“叔叔呀，你也不用为难，那燕子年年北来南去，也从来没见过它饿死，那水里的大鱼小鱼没房没屋，也没见它冻死。我走了你也好过一天安稳日子。”

叔叔难过了一阵，才又说道：“孩子呀，叔叔也没有那主意啦，你走你就走吧！”

叔叔領着滿升，到了集上，尽自己所有的錢，買了幾個燒餅，看着他吃了，才把他送到了庄外，掉着眼淚分別了。

滿升獨自一個人站在了野地里，往哪里走呢？他望望北面那高大的沂山，在藍色的羣山中，飄起了一片又一片的白色雲霧，這些白色雲霧叫太陽光一照，象那銀子一般的光亮。那些藍色的高山上，有些什麼東西呢？那些銀子般的白雲，都是從什麼地方冒出來的呢？滿升多么想着去那高山上看看啊？他停也不停的朝那里走去了。

那些高山望去如同是近在眼前，可是走一步還不到邊，走一步還不到邊，走了大半天，已經傍晚了，滿升才走到了山邊的一個庄里，他看看那里雲颼颼的從西天邊上涌了上來，听听庄里也沒有有一點動靜，幸好庄頭上還有一間小場院屋，他想：不管怎樣的，還是上這里面過一夜吧。

滿升走進了場院屋，在草堆里躺下了，外面越來越黑了，連那場院周圍的樹木也看不清了。大風刮起來，那響聲，好象餓狼叫的那么森人。閃亮了，雷響了，大雨下了起來，滿升覺得那雷聲似乎能把這小屋震倒，那閃也會把那樹木燒着。大雨直下到半夜才停止了，這是春天三月的时候，下雨的夜里是十分冷的，滿升穿的又單薄，肚里也沒有飯，止不住身上發抖。正在這時，從那場院邊的樹行子里，閃出了一點火亮來。這可憐的孩子，心里十分害怕，是不是這場院的主人，來看場院了，他不能把自己從這小屋趕出去嗎？火光越來越近，看得出是一個紅色的燈籠。滿升坐了起來，燈籠來得更近了，滿升看得清清楚楚了，那挑燈籠的是一个穿白衣裳的媳婦，一只手還托着一

个花花茶盤，媳婦不向左走，不向右走，直扑这小屋裏来了。滿升虽看不清盤子里托着什么，却聞到了一陣香味。那媳婦走进了小屋裏，开口就叫起滿升的名来，滿升乍听还不敢答应，媳婦却对他說道：“你不用害怕，我可憐你受飢受寒的，来送飯給你吃呀。”她說完，放下了茶盤，上面有菜有飯，滿升肚子正餓，听那媳婦这样說，也就把飯菜吃了。媳婦臨去的时候，又对滿升說道：“我就住在离这里不远的梨樹林子里，你要找我的話，就到那里去吧。”她說完，又手托茶盤，提着灯笼走了。

滿升吃饱了，身上也觉得暖和啦，不知不觉的就睡着啦。天亮了，他才被外面的动静吵醒了，他翻身爬起来，走出場院屋时，正見一个老汉赶着一羣羊过来，他寻思道：“别人好歹都有个着落，我住哪里去呢？”他忽然想起媳婦的話来，連忙追上那放羊的人，問道：“老爷爷，这附近有片梨樹林子嗎？”老汉把手一指說道：“这山东面就是。”

滿升欢天喜地的向山东面跑去了，当他跑到那里的时候，不觉又楞住了，这里一間屋沒有，四面尽是高山擋着，眼前只有一棵又一棵的梨樹，不管那梨花开得怎么好看，滿升也沒心看了，他又失望，又孤單，难道說，是自己听错了嗎。他一轉身，却忽然看到那媳婦就在前面向他招手，他欢喜的又跑又跳的到了她的跟前，媳婦拉着他的手說：“我告訴你吧，我是梨花仙，可憐你，小小的年紀就沒依沒靠的，从今以后，你就在我这里住着吧。”她說完，領着滿升，向梨樹行子走了不远，真的就到了有房子的地方了。

滿升在那梨花仙家里，一住几年，她待他那个亲热呀，就

和对待亲兄弟一样，那梨花仙有一把葱绿的小扇，每当大风刮起来的时候，她只要手举着小扇，迎风一搦，梨树行子便是风丝也没有一点，这小扇只要在那云雾里一晃，云雾里立刻就能亮起闪电，下起雨来了，她常常说：“满升呀，再过几年，我就送你这样一把小扇。”

满升不知不觉的又过了几年，有一天，梨花仙忽然对满升说道：“你叔伯哥哥，明天要娶媳妇了。”满升听了又欢喜，又犯愁，欢喜的是哥哥说上了媳妇，犯愁的是叔叔从哪里弄钱办喜事呢？梨花仙笑嘻嘻望着满升说道：“你叔叔待你很好，你还是去帮助他一下吧。”她说完，走出了屋门，小扇轻轻地一搦，草叶飘了起来，花瓣飞起来了，转眼的工夫，彩绸飘飘的花轿出现了，吹鼓手也拿着笙管喇叭的集齐了。

当天满升就带着花轿和吹鼓手回到了叔叔的家里，叔叔看见满升长的又高又壮，心里自然是欢喜了。婶子也正愁没钱雇轿，见满升带了吹手和花轿来，也很是高兴，对满升也比以前亲热了。第二天，一家人欢欢喜喜，哥哥坐上花轿，吹吹打打的把媳妇娶来家了。

到了过午，满升对叔叔说道：“喜事也办完啦，今天过午我要回去了。”

叔叔和婶子见留不住满升，便送了又送，送过了一道岭，又送过了一道岭，站在那岭顶上望着满升带着吹手轿夫的往前走了。

满升走了不远，便看到梨花仙来接他，她对着满升说道：“还要这些吹手轿夫做什么！”说着把小扇一摇，吹手和花

轎都不見了。只有些草葉、花瓣紛紛的落到地上。梨花仙和滿升回山去了。叔叔和孀子却吃了一驚，怎麼那花轎和吹手一下子就不見了呢？孀子心慌意亂的說道：“咱侄兒不知道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了，我听鄉約老婆說過，這時候到處叫捉拿反抗朝廷的人，也許咱侄兒就是這樣的人，要不了話，咱問他住在哪裏，他為什麼不說呢？說不定就要叫他連累了呀！”孀子的這些話，說的叔叔心里也犯愁了，兩口子害怕的回家了。

當天晚上，鄉約的老婆，坐在家里閑着沒事，心想：去找碗喜酒喝吧。她腿快胳膊輕的來到了滿升叔叔家里，見了孀子就說道：“你歡喜呀，兒子娶了媳婦，侄子又發了財，花轎喇叭的給你弄了來家，你可是好啦。”孀子一听這話，心也跳了，嘴也慌啦，不知要說什麼好，鄉約老婆見孀子臉色變了，心里也就犯了猜疑，連忙追問道：“滿升出去這多年了，在外面干的什麼差事呀？”這一追問，孀子心里更害怕了，她以為鄉約老婆已經知道了那花轎、吹手忽然變沒有了的事情，連忙走到里間，把那仅有的兩吊錢拿了出來，遞在鄉約老婆的手里，才說道：“這點錢，給你家鄉約喝酒吧！我真的不知滿升在外面是干的什麼差事，不管怎麼的，也別叫他連累俺兩口子呀。”鄉約老婆真是想也沒想到會有這麼一回好事，她把兩吊錢揣在怀里，吃了飯、喝了酒才回家去了。

這個鄉約不只是一個酒鬼，還是一個賭錢鬼，喝的醉醺醺的快半夜才回到了家里，往炕上一躺就要睡，老婆用指頭戳着他的腦門子罵道：“一天價只知道喝酒，成天價喊着捉拿反抗朝廷的人，你捉的人在哪裏？”鄉約哼哼呀呀的說道：“沒有，

叫我到哪里去捉？”老婆把嘴一撇說道：“我只出去了一趟，就知道是誰了，也把那錢拿來家了。”鄉約一听，就爬了起來，問道：“你知道是誰？”她这才把她怎么去滿升叔叔家裏，她問了些什么話，滿升孀子怎么給她錢，說了些什么話，都对男人說了。

兩口子商量了一陣，才高高兴兴的睡着了。過了只几天的工夫，鄉約又到滿升叔叔家去要錢，叔叔和孀子害怕他去告官，东取西借的又湊了兩吊錢給他，鄉約拿了這兩吊錢，酒館里一站，賭錢屋裏一坐，就又光了。熟道好走，第二天又到滿升叔叔家去了，叔叔和孀子又好歹的湊了兩吊錢打发走了他，可是沒过一天又去了。叔叔和孀子再也拿不出一文錢了，鄉約这次沒有得着錢，出了門便气凶凶的往县城走去了。

这一天，风和日暖的，滿升和那梨花仙，正在梨樹林子游玩，滿升說起了叔叔家的事情，那梨花仙把小扇一搨，突然吃惊的說道：“你叔叔和你叔伯哥哥遭難了。”滿升听了也吓了一跳，那梨花仙看了滿升一眼，伸手从梨樹上摘下了一片叶子来，她把它托在手里，用那小扇一搨，那梨樹叶子立刻变成一把綠色小扇了。她又对滿升說道：“你也長大了，也分出那善和惡来了，我就把这小扇給你一把吧，你有了这小扇，不只是能擋風喚雨，搨一搨还能知道千里路以內的事情，搨一搨，想到那里立刻就能去了，你有了这把小扇，想变什么，就能变出什么来，想怎么样便能怎么样。”滿升接过了小扇，两个人輕輕地一搨，一霎就来到了叔叔家的門口了，两个官差正押着叔叔和哥哥走了出来，滿升十分气忿，用扇一搨，綁在叔叔和哥



哥身上的繩子，都一下子松開了，梨花仙也大聲的說道：“各人作事各人當，你們不是要拿反抗朝廷的人嗎，俺兩個就是，要進京咱就進京，要見官咱就見官，您放了他兩個，俺跟你們去吧。”官差們見到了這個情景，也不敢不答應，也不敢去綁他倆，他倆快走，官差也跟着快走，他倆慢走，官差也跟着慢走，一直的到了大堂上，站在那裡，也不跪下，縣官連忙吩咐用大鐵鎖把他倆鎖了起來，鐵鎖剛拿了來，還沒靠身，梨花仙和滿升把扇子一搥，一齊都不見了。拿鐵鎖的人吓的把鐵鎖掉在大堂上了，只听得梨花仙的聲音：“走了這遠的路，坐下歇歇吧。”

那声音就是从那堆铁锁那里响出来的，县官又吩咐人支起了火爐，把铁锁扔进了火爐里去了，火爐里又响起了說話声：“滿升呀！別睡着啊，等会咱好回去！”县官听了这话，不觉惊慌了起来，要是走了他倆，朝廷知道了，自己的命也就沒有啦，他把口气放軟和的說道：“你們出来吧，我捉你們也是皇帝讓我捉的，你們有本事去見皇帝吧！”听到那梨花仙和滿升冷笑了一声，接着說道：“見皇帝又有什么可怕，只有一樁，你可得亲自送俺倆去。”县官連声答应着，只一閃的工夫，梨花仙和滿升都又站在大堂上了。

当天，县官帶着人馬，亲自送滿升和梨花仙进京了，走出了县城不远，梨花仙把滿升一拉，两个人都站住了，梨花仙說道：“累了，走不动啦。找一对瓶子来，要你挑着，俺才去哪，不的話，俺就不去。”县官生怕他倆又忽然不見了，只得答应了，找来了两个瓷瓶子，那瓶子嘴小的也不过銅錢那么一点，他倆又把扇子一搥，不見了，接着听到从那小小的瓶子里，发出了声音：“快点走呀，不快走，我們要回去了。”县官听了，只得去挑那瓶子，小小的两只瓶子，却好象有几百斤重，县官用尽了力气才挑了起来，走了几十步，就压得滿臉滿汗了，他哀求道：“路远，担子又重，請你們出来走一会，就算饒了我吧。”那声音又严厉的說：“就饒你这一次吧，快去叫那乡約来挑着！”县官如同得到敕令，連忙差人把乡約叫到跟前。乡約挑着那对瓶子，也是压得腰弯腿顫的，走了一陣便走不动了，县官很是心焦，吩咐人用鞭子赶着他快走，还没走到京城，那乡約連挨打帶受累的就死去了。县官只得又亲自挑着，虽沒累死，也累了个半死，才算送进了京里。皇帝听说抓了反抗朝廷的人，連忙

上了金鑒殿，文武百官列在兩旁，那個威風是不能說了，皇帝傳下了聖旨，叫趕緊的把那兩人帶了上來，四個武官抬着兩個瓶子上到了金鑒殿前，皇帝惊奇极了，開口問道：“那兩人在哪里呢？”還沒等那文官武官作聲，瓶子里又響起了梨花仙的聲音，她招呼說道：“滿升！還睡嗎，到了金鑒殿啦！”另一個瓶子里又響起了滿升的聲音：“一覺睡到如今，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到的京城哩。”皇帝只听得瓶子里說話，却看不見人，大驚失色的說道：“快些給我把这瓶子砸碎！”武官听了，举起銅錘，砰砰的兩聲，兩只瓶子砸得粉碎了。梨花仙和滿升的聲音同時响了起來：“可惜了這一对瓶子。”皇帝更加惊奇的問道：“你們在哪里說話呀？”那聲音立刻又應道：“俺在瓦礫里說話。”皇帝一听又忙吩咐人把那瓦礫扫了起來，放在碾上去壓。那被吩咐的人心里虽是十分害怕，也只得依照皇帝的話做去，过了一会，那瓦礫被碾成細面面，皇帝看見那面面，狠狠地說道：“這一次可是被碾死了。”他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又听到那梨花仙和滿升的聲音了：“枉費這些工夫了！”皇帝听了，打了一個冷顫，又吩咐道：“趕緊給我那些面面扔进御河去吧！”

面面被扔进御河里了，好久沒有一点动静，皇帝才大着胆走到了御河旁边，他刚刚弯身向下一看，滿升的聲音又从河里响起来了：“你使錘砸，上碾压，現在只叫你到河里尝尝滋味吧！”随着這聲音，皇帝头重脚輕的掉进水里去了，这时候滿升和梨花仙忽然閃了出来，梨花仙还是穿的一身雪白，滿升穿的却是青衣青褲，兩個人又把扇子一搖，只一閃的工夫，就又都不見了。皇帝差一点就被淹死，滿升和梨花仙又回到沂山上了。县官虽然知道，也不敢再差人去捉拿他俩了。

流河岸旁的故事

張 薈

在沫河中游的东岸，有一个陡峭的高崖，崖顶上有一座尼姑庙，庙里有个三十来岁的老尼姑和一个十多岁的小尼姑。大家管这地方叫尼姑崖。尼姑崖对岸有一座孤独的小山，山上松柏茂密，山水深无底。据说这水里曾宿过青龙，这山上曾落过凤凰，所以叫龙凤山，——这是一座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，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”的圣地。山上葱茏的松柏林中，掩藏着一座红色瓦舍的古寺，名叫静修寺。寺里有个和尚，名叫佛成，佛成很讲究僧规佛律，为吃斋洁净，从来不买集上的油吃。

这天晚上，一位行人来到静修寺借宿住下。次早，佛成还未起床，行人便辞行而去。佛成唯恐丢失了什么，忙起床查看了一下，才放心地去念经。

佛成念罢了经，做好了饭，刚要吃，那人却汗流满面地跑回来了。他向佛成连连道歉，说道：“今早走得太慌，无意中带走了您的一根铺草。这虽是一根铺草，但由少才能积多，如果一人带去一根，久而久之也会带光。所以我送了回来，也好为后人铺用。”

佛成惊喜地说：“啊！世上还有你先生这样的仁义君子呀！快！请坐！吃饭！”说着忙拉过一条板凳，递过一双筷子。

行人谦逊了一阵也就坐下了。